

重庆

地铁穿楼,山城开花

冯秋红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。著有《雾里看画》《墨海拾珍》《观演记》等书。



一张火锅桌竟能同时容纳50人就餐!在圆得像口池塘的德庄火锅博物馆“天下第一锅”圆桌前,所有人都被震撼了,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四个字:热辣滚烫。

不过,虽然重庆火锅壮观、山水壮丽,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,还是重庆的地铁,让我觉得,重庆的魂,有一半是钻进地底下,又蹿上半空里去的。



四月的风轻柔吹拂,当全国晚报文化分会一行40多人的队伍投入到李子坝“轻轨穿楼”现场,空气却一下子变得炙热起来。这是国内第一座与商住楼共建共存的跨座式单轨高架车站。观景平台上人头攒动,有人张大了嘴,等着列车进嘴的那一瞬,拍下来,便成了“吃轻轨”的奇景。在短视频中刷到过很多人同时张着嘴的奇怪一幕,现场看着那一张张仰着的脸,还是忍不住想笑。魔幻现实与日常生活,就这样交汇。

“轻轨穿楼”,是重庆富有想象力的一笔。重庆山高路阻,让地铁从商住楼中穿楼而过,不但盘活了一座楼、一道轨,还营造了奇丽的视觉效果。

走出汹涌人潮,车子却迟迟未能开动。原来,一位晚报老总掉队了。十分钟后,她气喘吁吁登车,“主办方请吃了两列车,”温婉优雅的她此时却有点不顾形象,眉飞色舞挥舞着手机,把

视频放给大家看——果然两列地铁乖乖“钻进”她嘴里去。她笑着说,吃饱了,晚上的火锅怕是吃不下了。全车人都笑了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重庆人的聪明:把一座楼、一道轨,变成一颗糖,哄着全天下的人来吃。

更绝的是“垂马”——在上下几十层楼高的地铁里办起马拉松。可见重庆地铁,不光能上天穿楼,入地的功夫也是很深的。

“你以为在一楼,其实你在48楼”,被称为8D城市的重庆就这么魔幻。“爬坡上坎最重庆”,红岩地铁就这样直上直下几十层楼。

同行的重庆晚报记者介绍说,这是全国最深的地铁站,垂直高度达到了141米,共860级台阶,相当于埋在地下48楼,全长1200米,“被称作全球唯一的世界奇迹的垂马赛道”,这里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,“这里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,红岩村和虎头岩就位于此地,在此处,还能

看到重庆的雄奇山水,对面就是嘉陵江,爬到地铁站顶端能够看到嘉陵江全貌。”

赛道全程安装了13台高清摄像机、一套计时系统、两块电视屏和一个中心机房等设备。在地铁入口处扫描二维码,加入“垂马”行列。以我的体力,只能一溜小跑,走走停停,后期更偷懒走走扶梯。垂直度很高的扶梯,似乎没有尽头,一级又一级。绝望之际,终于到达终点,扫描二维码,得到完赛证书,参赛成绩:11'11",总排名:374名。心中竟也生出一丝得意来。同行者中,有几位却是实打实一步步爬楼跑上来的,个个满头大汗。“大汗淋漓的,都是真的跑上来的,”大家很快就火眼金睛鉴别出了真假。在地铁口留影,站在“过了这道门,就是重庆人”标牌下,真有“不辞长作重庆人”的归属感。

把地铁文化做得更深更广的,是重庆晚报朝气蓬勃的队伍。他们开发出了“厢遇”社交平

台,扫描小程序,陌生人就在地铁里面相遇、相识、相恋,真是务实又浪漫。他们还布局全国,邀请各地主流媒体一起“厢遇中国”。“解决年轻人不恋、不婚、不育的问题,现在是国家战略,”重庆晚报副总编严一格告诉我,“厢遇抓住这一主题,在线上线下开展了大量的交友活动,与工会、团委、妇联都签订了战略合作,获得了很多订单。”“厢遇”的甜度还吸引了区县主动参与,比如大渡口区,邀请“厢遇”一起打造了爱情公园。1314米的情书步道,地面深情的文字,生动的彩绘,沿途的创意装置,隧道相亲角……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用心与用心。

重庆的地铁,可不就是让平凡生活开出了花?穿楼而过的花,深埋地下是花,垂马是花,“厢遇”也是花。那些花,不在土里,不在枝头,却开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,开在人来人往的站台上,开在每一个普通人仰头张嘴的瞬间。

北密西根

斯科特的小木屋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喜文学、旅行,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



从兰辛一路向北,穿过长长的麦基诺大桥,开了四个多钟头。跟着导航在岛上浓荫蔽日的林间小路钻



来钻去,总算在路边找到了朋友斯科特的小木屋。

屋前,垒得整整齐齐的木柴片,像堵厚实的墙,码得老高。女儿告诉我,这是卖给开房车来的游客烧烤用的。这景象,倒让我想起皖南山里殷实人家过年前码柴火的风光。这小屋庭院挺大,显眼的东西不多:门口一个原木做的架子,造型挺别致,一面嵌着个碗口大的圆钟,对着路口那头则是精巧的小邮箱,另一头还支着个木头鸟屋。

推门进去,门厅右边墙上挂了副鹿角,成了挂衣帽的架子。左边墙上,老门牌、旧铁铤、锈山锄……一股子古早味儿。再往里跨进主屋,豁然开朗!四壁全是一根

根原木榫卯相接拼成的,木头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。木墙上挂着兽皮、鹿头标本,底下是长木沙发。旁边靠墙立着个大壁柜,两层塞满了书,三层整整齐齐码着碟片。紧挨着的洗手间也铺着地毯,除了洗烘一体机,就数那个高大的原木五斗柜最扎眼。主人说,客人洗漱用品可以一人占一个抽屉。这家具,让我想起咱国内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五斗橱。

楼上东边是间大卧室,设计得既朴素又精巧,除了五斗柜,还有个古色古香的木衣帽架。对门是间大套房,柜子上摆着盏马灯,昏黄的光晕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童年。侧门进去别有洞天,两张小床对称摆着,床单

被套印满了憨态可掬的狗熊。这儿的人好像特喜欢熊,岛上不少饭馆超市门口都立着熊雕塑。床头灯也是马灯造型,小了一号。从这儿拐过去还有个小房间,布置得特别灵巧,床和灯都小小的,主人说,这是给带小孩的客人准备的。

楼上有宽大的实木阳台,上面就摆着两把实木椅子。这儿太阳落山晚,晚饭后静静坐在这儿,小木屋四周全是高大的北美颤杨,叶子翻动起来,真像一片起伏的绿浪。风停了,我就盯着树干看上面那些斑斑驳驳的树疤,看着看着,恍惚觉得那都是一双双诧异好奇的眼睛,正悄悄打量我这个黄皮肤的小老头,

怎么闯进了它们的领地。

清晨,我是被一阵阵鸟鸣给叫醒的。怕吵醒还在睡的人,我悄悄拉开阳台门,光着脚走出去。摊开从国内带来的《收获》杂志,一下子沉浸在《落日抵达》的故事里。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爽气息,草叶上露珠儿亮晶晶,连鸟叫都变得轻柔了。这时,一轮太阳升起来了,活像刚从大西洋里洗了个澡出来,圆盘脸上还抹了层鲜红的胭脂,美得我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……也许,这栋小木屋从奠基那天起,斯科特就赋予了它那种挥之不去的灵性,令一砖一瓦都有了它独特的魅力,来此住过的人,记忆中都难忘那种古朴之美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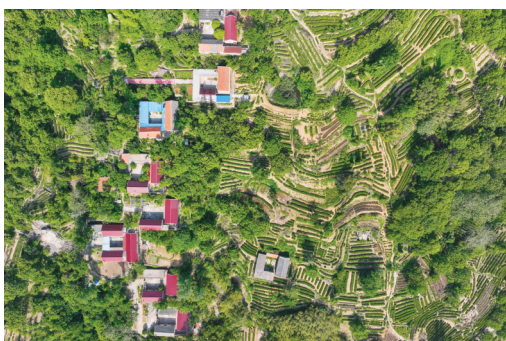
连云港

只此青绿

魏琪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散文集、诗集八部,获省、市各类文学奖。



到宿城,是去看绿的。那绿,不是寻常的绿。它不是江南水乡那种湿漉漉、软绵绵的绿,也不是北方平原上那种一望无际、坦坦荡荡的绿。宿城的绿,是山与水的合谋,是时间与空间的默契,是自然与人文的缠



绵。它绿得有了层次,有了深浅,有了呼吸,有了记忆。

车子沿着山路盘旋而上,两旁的绿便一层层地围拢过来。先是浅绿,是那种新叶初绽、带着些许鹅黄的嫩绿;接着是翠绿,是那种被雨水洗过、被阳光照透的明亮亮的绿;再往上,便是墨绿了,是那种老树深苔、沉淀了太多光阴的沉沉的绿。这绿是活的,随着山势起伏,随着风向流转,随着光线变幻。有时它是一匹绿绸,被风抖

开了,铺满了整座山;有时它是一块绿玉,被水养着,温润润地发着光;有时它又是一场绿雾,飘飘渺渺的,将远山近树都罩在里面。

最奇的是宿城一夜成绿的传说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,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芜,山上光秃秃的,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。一天夜里,一位仙人路过,见这地方山清水秀却无草木,便从袖中取出一把绿籽,随手撒了出去。第二天早上,人们醒来一看,漫山遍野都长满了树木,绿得那样新鲜,那样茂盛,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绿绒毯。老人们说,那仙人撒的其实是绿梦,所以宿城的绿是有灵性的,是有魂的。

法起寺里的那棵银杏,据说是当年建寺时种的,算来已有一千六百多年了。树高三十多米,树围要七八个人合抱,站在树下仰头望,帽子都要掉下来。时值初夏,满树都是鲜鲜的绿,叶子密密匝匝的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将天都遮住了。站在树下,忽然想起,这树发芽的时候,还是魏晋年间;等到它枝繁叶茂,已经是盛唐了;它见过宋元的明月,听过明清的钟声,如今又看着我们这些来来往往的游人。

大竹园是江苏最高的村子,坐落在云台山的最高处,海拔六百多米。说是村子,其实不过几十户人家,零零散散地隐在山洼里,被竹林围着,被云雾罩着。到

这里来,不为别的,就为那云雾茶。山高雾重,这里的茶树终日被云雾滋润着,叶子格外地嫩,格外地绿,做出的茶也就格外地香,格外地醇。我们去的时候,正好赶上采茶的季节。山坡上,几个女子背着竹篓,正在采茶。她们的手指在茶树上飞快地跳动着,像在弹一架绿色的琴。

暮色渐渐浓了,山里的绿也渐渐地深了,浓了,像是泼墨的画,墨色一层层地晕开。路灯亮起来了,是那种暖暖的黄光,一团一团的,将周围的绿烘托得更加幽静。我们站在路边,最后看了一眼这满山的绿。它们在暮色里静静地呼吸着,起伏着,像一首写不完的诗,像一幅画不尽的画。